學術教化

雲深不知處

夏大慰

上海國家會計學院院長、教授

南懷瑾老師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傍晚仙逝，儘管已過耄耋之年，但先生的逝去卻仍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我算不上是先生正式的學生，卻是默默神會的仰慕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〇〇三年秋天的一個傍晚，我們坐在長發花園的客廳聊天，先生側身坐著，穿著玄色的長衫，手裡夾著一支煙，煙霧裊裊中，他忽然輕嘆了一口氣「……日子過得真快呀！……時間不夠用！……」他說。

一個時代過去了。
先生真的故去了。

雲山蒼蒼　江水泱泱　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

范仲淹的這句話用在南老師身上很貼切。把先生的風骨描繪得很全面。我以前看到「仙風道骨」四個字，總是想像不出那該是如何的風姿，看到先生的時候，一下子就明白了，「呀，原來就是這樣！」他總是用一種慈祥、溫和的微笑，睿智、通透的目光，來看這個世界，聊到開懷處，也常常會大笑，擺動雙手作勢，眼中閃爍出極度愉悅的光芒。只有看透世情名利，看破紅塵榮辱，心地純淨無瑕的人，才能有如此明快的笑容，才會有那麼感染人的氣場。

對先生早就仰慕已久。知道先生集中華傳統文化之大成，道德文章，名聞天下，是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但是沒有想到因緣際會，能夠那麼近

距離地接觸到。這還得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吳毓武教授和臺灣淡江大學的陳定國教授。當時學院剛成立不久，按照朱鎔基總理「聘請世界最好的師資，把學院辦成國際一流的會計學院」的囑託，我們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舉辦了專業會計碩士學位項目，吳教授和陳教授作為項目的授課教師來院講課。他們兩位又介紹體悟師為專業會計碩士項目的學員。承蒙三位引薦，我得以能去長發花園先生的寓所拜訪。十一年時光匆匆過，但第一次拜訪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先生對學院很是知道，提到了朱鎔基，創立了國家會計學院，提到了不做假帳的不易，既要不做假帳，又要把這個事情擺平，讓老闆滿意，這需要很大的本事，這樣的會計師，除非是國家會計學院畢業的學生才能辦得到。他當時風趣幽默的點評，言猶在耳。其實當時，學院剛剛創辦了幾年，沒想到先生就那麼瞭解了。雖已是耄耋之年，但真是做到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後面的多次拜會，這樣的感觸更深。那天，我向先生提出邀請，希望他方便的時候能到學院給學員們做一個演講。他欣然接受，並表示可以從歷史角度談談「不做假帳」的不易，說完此話後，或許是看到了我

面有難色，他說：「你放心好了，說什麼我心裡有數。」那天拜訪結束，先生一直送我們到電梯口。

提及體悟師，有一個小插曲。記得開學典禮時，樓繼偉部長過來講話，一眼就看到了台下學員中的體悟師，驚詫地問我：「大慰，怎麼還有比丘尼？」我向樓部長報告，體悟師原是運動員出身，正規大學畢業，後來出家到五台山佛學院學習，現在在義烏的雙林律院擔任住持，她的所有條件都符合我們的招生標準。我又同樓部長講：「我想天主教能在全世界發展，其背後肯定有一個強大的財務支援系統。弘揚中國佛教，也需要有懂財務的。」樓部長聽後蠻贊同我的觀點。後來南老師碰到我的時候，多次提到：「夏院長真厲害，敢把體悟師招進來。」他告訴我現代會計制度是從天主教開始的，所以體悟法師應該學會計。我還真不知道體悟師後來到底學了多少財會會計知識，但她和同班的現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蔣卓慶兩人倒是成了班裡的核心人物，成為很多同學的精神導師。

首場演講，我們沒有經驗，被那種盛況和觀眾熱情給震撼了。除了我們

自己的學員，還有友校慕名而來的，以及其他仰慕先生已久的各界人士，學院的六百人報告廳被一千人塞得滿滿當當的，還是第一次有那麼多人簇擁在一起聽課，座位放不下，站著也要聽。儘管那麼多人，整個場地卻是鴉雀無聲，大家臉上都是虔誠與敬慕的神情，因為都明白能得賢師口耳相傳，親身傳授是大不易的。相熟的校友和朋友，一臉艷羨，問得最多的就是「你們怎麼能夠請到南老師？」他們都是先生的仰慕者，看先生的書本身就很開心，更不用說能親耳聆聽教誨。

先生當時已是八十六歲高齡，面容清矍，風度翩翩，眉宇間隱現著智慧之光。一頭銀髮整整齊齊，一絲不苟。先生的演講延續了詼諧風趣的風格，開口就戲稱自己「著書多為稻粱謀」，現場的氣氛馬上被調動起來，大家都被引得忍俊不禁，笑聲掌聲不斷。也因為我在開場的時候，論及先生的輝煌成就，其實根本沒有言過其實，先生卻戲稱我是刷油漆的，因為他的臉面被我漆得很精彩。他從會計的起源講起，從改「茅山」為「會稽（即會計）山」的始祖「大禹」，講到春秋時期做過「委吏」（司會計）的孔子。從「安史之亂」

後唐朝著名理財家劉晏如何統籌有方，治理財政，又講到明清時期紹興師爺的功績作為，種種辛酸。其間旁徵博引，妙語連珠，上下五千年歷史掌故信手拈來，唐宋元明清前人詩句娓娓道出，借古諷今，縱橫捭闔。講到高興處，低吟淺唱，神形並茂，把本來枯燥的歷史知識講得趣味橫生。期間，幽默的言語隨處可覓，比如他提及四千年前夏朝的大禹，在紹興開創了「大會計」，今天朱鎔基要辦國家會計學院，請來了大禹的後裔紹興人氏夏大慰來做院長。甚至戲稱〈從大禹王到夏院長〉或可作為一篇考據大會計歷史的博士論文題目，引得全場哄堂大笑。

先生的演講讓我們領悟到不少作人做事的真諦。先生以「大會計」為題，不僅僅是單純引用《越絕書》的典故，而是說會計的範圍非常廣，囊括了經濟、財政、稅務等。用先生的話說「大會計是宰相之才，真的經綸天下。」他還以《史記》為例，稱司馬遷這是把歷史都衡量了，所以寫的是「歷史會計」。觀點耳目一新，又在情理之中，真是開闊了大家的眼界。他說地位越來越高，房子越來越大，車子越坐越新，人卻越來越渺小。會計只是個技術，

技術容易學，要能把胸襟放大，學問和思想提升，才是大會計的目標。言簡意賅，發人深省。而先生引用的明治維新伊藤博文的「計利須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實在是整場演講的點睛之語，神來之筆。

與先生相處，最難以忘懷的是他面上永遠帶著慈祥可親、謙和有禮的微笑，相由心生呀。先生演講，開場就是自謙八字，「一無所長，一無成就。」先生很善於自嘲，「原來名士真才少」常常掛在嘴邊，他已看透虛名。雖然年逾九旬，十多年來和他交往的細節，往往我早已淡忘，他卻常常談及，令我羞愧之餘，深深折服於他驚人的記憶力。先生門生遍天下，後進晚輩萬萬千，居然還能撥冗關注我的健康。有一次他對我說：「你臉色不好，工作別太累呀。」臨走時還給了我調理的中藥。後來他還專門派李素美老師到學院看望問候我，並教我如何正確打坐。知道我多年執教，伏案良久，頸椎和腰椎都出了問題，他還特地讓傳洪定期從臺灣請來了小潘醫師幫我們正骨。先生的眼力非常好，耳力也甚佳。二〇一二年春節前夕我去給先生拜年，當時

劉明康夫婦也在，吃飯時我坐在先生的旁邊，劉主席夫婦坐在我們的對面，聊天時由於隔著一張大圓桌，我有些聽不清劉主席的話，先生居然還複述給我聽。為人處世上，先生堪稱楷模，值得我輩好好領悟和學習。先生自奉甚薄，吃得很清淡也很簡單，身上的衣服據說都有幾十年了。無論是兩次來院演講，還是他請彼得・聖吉過來演講，從來不肯收取任何費用。近一兩年我一直有一個宏願，想帶著那些近三、四年新進學院的 EMBA 的學員們去太湖大學堂拜見一下先生，同時在大學堂裡面栽些樹。我也曉得先生年紀大了，但其實只要他出來講幾句話，大家就很滿足的。有學生甚至說，只要看到南老師就可以了，感受一下先生的氣場就是一種幸福。他們都是在社會上頗有點地位的企業家，但是說這話的時候，就和小年輕追星族一樣的虔誠。我曾經和宏達說過我的想法，宏達告訴我：「你是知道老師脾氣的。你要是帶學生過來，他會只說幾句話嗎？老師年事已高，不要讓他太累了。」聽了宏達的話，我也只好作罷。二〇一二年春天，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舉行畢業典禮，邀請我去參加，但那天突然市裡通知開會，沒有成行。到六月的時候，

我同宏達聯絡，想去看先生，被告知他正在閉關。我想，不要緊，那就等先生出關。後來電話過去，說是已經入定。沒想到，再之後居然就是先生往生的消息，陰陽相隔，令人扼腕。

憂勞庶績　矜育蒼生

很榮幸收到劉雨虹老師和慈雄的約稿，來寫這篇回憶文章。我筆力不逮，難以描繪先生神采之萬一。只是希望通過筆頭隻言片語，寄託我內心對先生的追思與懷念。這段時間，與先生交往的細節，如同電影一般在眼前重播。回想先生初次來校講演之後，又過了幾年，我們又陸續招收了一大批優秀的高端學位項目學員。因為第一次演講的盛況與輝煌，他們總是在各個場合對我說，有沒有可能再把南老師請到學院來講一講。時隔四年，先生已經九十多了，再次驚動，真的是想都不敢想的。

一次，先生跟我說盛澤商會多次來邀請他給他們講一次。我跟先生說，

盛澤是現在中國的紡織重鎮，出了不少最初在市場上擺攤而發跡的民營企業家。盛澤商會會長盛友泉和我相識。有一次，我去盛澤，聽他們說起當地一些企業家有了錢後，都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很多盛澤人賺了錢，到澳門去賭博。飯桌上一位企業家告訴我，他一次就輸掉了幾千萬。出賭場的時候，看天花板是白茫茫一片，腳都是軟的，下樓梯時好像踩在棉花上，回到盛澤就大病一場。一個人沒有建立良好的人生觀，突然發財之後，往往會因為沒有道德的約束而失控，一下子放肆地沉迷到快樂享受中去，最終證明這是一個無邊苦海。先生對此也是痛心疾首。現在回想起來，正因為先生那顆「矜育蒼生」之心，才有了後面不顧炎夏，再次蒞院演講的機緣。

二〇〇八年，南老師第二次來學院，還特別關照請盛澤商會和其他多次邀請老師的朋友們一起過來聽。很多學員聽聞學院居然又一次邀請到南老師前來演講，無不欣羨仰慕，更以能身臨現場，一睹大師風采，親聆大師教誨為榮，紛紛奔走相告。雖說學院國際會議中心不算很小的場子，但鑒於第一次的盛況，我們只發了四百多份邀請，可是演講當日，半小時前座位就坐滿，後來的

學員索性席地而坐。由於人流源源不斷地湧來，我們只能加開兩個分會場，也是人滿為患，走道上站滿了學員。那次演講總共有一千四百餘人聆聽。

先生以「商業道德」為題，旁徵博引，舉重若輕，縱覽五千年之儒、釋、道等中國傳統文化，尤為關注鴉片戰爭以降中國文化的生存現狀，把商業道德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闡述得條理井然。同時，因為先生的博聞多識，將古今中外的諸多奇聞軼事信手拈來，使整場演講顯得深入淺出，妙趣橫生。真可謂切理厭心，字字珠璣，既是一次精神之旅，也是一種美的享受。整場演講精彩紛呈，既有思辨深邃之美，又具文辭斐然之麗。更重要的是，在字裡行間往往透露出先生悲天憫人、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悠遠情懷。

演講中的許多觀點，真的是發人所未發，省人所未省。他說賺錢難，用錢更難。飲食男女，肆意揮霍，稱不上會用錢，能用來做好事，才是真會用錢。做好事，也不是撒錢即可，也要講求一個機緣，有時更需要水磨功夫來養。就比如布施有兩種，一種是錢財的布施，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一種是智慧的布施。他談到了誠信，「貿易不欺三尺子，公平義取四方財」；他說「國

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商業道德這場演講最精彩的戲肉是先生對范仲淹一首詩的改編，警世恒言，振聾發聵：

世事循環望九州　前人財產後人收
後人收得休歡喜　還有收人在後頭

先生學問博大精深，著作等身，內容涉及儒釋道，融合了諸子百家的學說。因為有特殊的人生經歷為基礎，所以他的生命體驗，往往與純粹的學者不同。不僅如此，先生的學說還深入淺出，他常常能把深奧晦澀的命題，用最明白曉暢的語言表達出來，使得大家都能容易理解傳統文化的精髓，所以他對傳統文化的普及作出了極大貢獻。越是科技發達，物質文明充裕的今天，先生的文化價值越加受人關注。研究傳統文化經典的專家學者何止千萬，為什麼能令人想起的就那麼幾個人？「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應該接近於這個意思吧？

和先生的閒聊，他對三件事兒論及較多：文化斷層、讀書無用和兒童讀經。其實三件事兒就是一件事兒，那就是先生對中華文化被遺忘危險的深切擔憂。在這點上，先生真的是殫精竭慮，奔走疾呼。文化和歷史，是一體兩面，文化斷層源於對歷史的漠視，要客觀對待現代尤其是東學西漸之後發展起來的文明，因為現代文明僅僅只是一個新方式，歷史和傳統文化讀「通」了，就一通百通，再結合現代文明，就擁有了智慧人生。他覺得中國這一百多年來，積弱貧困的根源是文化教育的問題。換言之，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重點在文化，在教育。教育弄好了，斷層的文化就能再度接續上。他甚至不惜用極端的表達來展露內心的憂慮：「我常常感到，國家亡掉了不怕，還可以復國，要是國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遠不會翻身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期威脅人類最大的是肺病，二十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癌症，二十一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精神病。」「讀書無用」和著重文化教育之間並不矛盾，先生在「讀書無用」中的讀書是有特定指代的。他覺得如果讀書目的只在學位，是很可悲的事兒。尤其是中國農村的父母省吃儉用一輩子，砸鍋賣鐵就

為了供孩子唸書，結果孩子培養出來，居然是遠離父母，也沒有為家鄉建設出力，那在先生看來讀書不如不讀。讀書志在聖賢，為官心存君國。先生的身上集中了傳統知識份子的理念，讀書、為官都是像堯、舜、禹一樣的精忠報國，無私忘我。讀書不是讀出個書呆子，而是要頭腦聰明，會做事，用句現在的表述，就是智商和情商要齊頭並進為好。對當代的教育制度，先生是抨擊最多的。「消磨天下英雄氣，八股文章台閣書」，為了考試，小學讀的書，中學沒有用了，中學讀的書，到大學也沒有用了。大學讀的書，對職業幫助不多。十一二歲的當代「天下英雄」已經被考試把頭腦和眼睛都消磨掉了。他是切身體會，有感而發。

先生詩詞歌賦，隨手拈來。興之所至，吟哦傳唱。有天下午，他吟唱起王勃的〈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意撲面而來，身心愉悅。他的底子據說都是十幾歲時候讀的書，一輩子受用，越來越好，越熟越好。所以先生親自創辦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以期從新生代上實現復興，消弭文化斷層。吳江太湖國際實驗學校很好地在實踐了先

生理想的教育目標——敬業樂群。如果說一九九八年金溫鐵路全線通車，是完成了一千六百萬溫州父老的夢想，那先生一生的貢獻都無不在實踐鋪設一條傳播和弘揚中國文化的「人走的路」。所以後來聽說我們學院針對畢業後的校友，辦起了國學人文研修為主的後 EMBA 項目時，先生特別高興，連連讚許，還特地為我們推薦師資。

先生格局宏大，是因為他站得高，看得多；胸中自有千壑，是因為他有一雙看透世情的眼。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洞明和練達的背後是對歷史的「通」。如果說哈佛商學院的 MBA 課程之所以被國際企業界奉為圭臬，是因為它的案例都是來自於當下的商戰實踐，取的是橫截面。那先生所掬起的波瀾壯闊歷史長河中的朵朵浪花，無疑是觀照今天的最佳範例，取的是豎截面。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先生善於舉一反三，讀深讀透典籍。先生的字裡行間都在鼓勵我們建立一種卓然不拔，佇立風雨艱危中的精神。先生說《孫子兵法》十三篇，真正重要的是一個「勢」，換言之，

一個時代的潮流，一股社會的大趨勢。縱觀先生一生，在對歷史大勢的把握上，精準及時。每次都能踩對點，這背後是學識，是眼界，是胸襟，是睿智。看得透，還很寬容，這就是先生的魅力。對於人情既能享受「相濡以沫」的際會，又可以忍受「相忘於江湖」的離別；既經得起激情蕩漾，又熬得住顛簸折騰，這是與他十年相交，從先生身上學到的最大的增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是而已。

知離夢之躊躇　意別魂之飛揚

九月三十日中秋那天的月亮特別明亮，大家圍站在草地上，與先生告別。我腦中忽然閃現在大學堂的餐廳聚餐的情景。先生坐在中間的圓桌旁，大家團團圍坐四周，桌上不少是大家自己帶來的各地特產，特別家常，卻特別親切。到了先生這邊，任你位高權重，還是人微言輕，都是諸生平等，到了先生這邊，似乎沒有什麼是放不下的，喜怒哀懼，恩怨情仇，都隨風而散，每

個人的眼中流露的是特別純真與寧靜的目光。滌蕩肉身靈魂，洗淨浮世欲念，這裡是我們永遠的精神家園。化身爐青煙裊裊而起，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大家自發地跪下，潸然淚下。

松下問童子　言師採藥去
只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

有一年，我給先生帶去了很多學院培育的小花秧苗。秋高氣爽之際，太湖大學堂的草地上開遍了五顏六色小花，先生站在花叢中，笑得像個孩子。

問學三十載
——南懷瑾老師的學術與方法論初探

吳瓊恩
中國政法大學特聘教授
北京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認識南懷瑾老師因緣的前言後語

我年輕時候喜好讀書，在臺灣政治大學讀書時期，深受師長們的啟發，曾遍讀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乃至馬一浮、楊仁山、方東美等學術巨擘的著作。當然理解到什麼程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六〇年代後期的臺灣，由於國民政府退守臺灣，整個政治氣氛籠罩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當時的思想戰線是「一個中國」原則，台獨是一大禁忌，臺灣依賴美國的政經保護而存活。一方面蔣介石先生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王陽明的學術為孔孟心性之學的核心精神，另一方面，是學術界開始流行美國的行為科學或邏輯實證論。

有的知名學者宣導實證主義，認為那叫科學方法，更有教授誤解所謂直觀的方法是違反科學的。而他們所宣導的「傳統與現代化」，今日看來誤解甚多，甚至有的知名教授，竟無知於六〇年代美國學術的發展趨勢，在邏輯實證論已衰退的時候，還自鳴得意，要以實證科學來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可謂誤學術也誤了國家前途。當時護衛中國文化與行為科學之間的思想戰，早已演變成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六〇年代中後期，也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批孔揚秦」的時代。

中國文化在胡適及一群留美學人影響下，逐漸走向「全盤西化」的泥淖中，不僅失去民族主義的立場，也失去中國的「文化主義」信心。在這種情

況下，有誰能真正理解並體會孔孟的心性之學，以及佛學的啟示？

到了七〇年代，臺灣進入「倒楣的時代」，有如二〇〇九年的美國《時代週刊》（Time Weekly），列舉二十一世紀初每年的倒楣事件一樣。這一時代，是美國與歐洲從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逐漸轉向八〇年代的保守時代，或可稱之為「轉型年代」。西方青年學者在美國三藩市成立了 Shambala Publication（曾出版英譯《楞嚴經》），要向東方文化尋找靈感。他們體悟到西方文化「天人對立」的科學主義與經濟成長主義，有走向盡頭的趨勢，因此要返本開新。也因為他們發現東方思想在文化精神的源頭上，都是走「天人合一」、「知行一體」、「心物一元」、「自他不二」的預設。中西文化的源頭各自不同，因此發展至今而有不同的面貌。

到了八〇年代，西方物理學家終於發現，當代物理學的世界觀與東方文化的源頭預設相同，並謂之為一種「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換言之，人類的科學家體會到：愈是新穎的物理學世界觀，愈與中國傳統儒釋道精神相通。這種認識已經十分了不起，改變了學術研究的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

但在南懷瑾先生這樣的有修有悟者看來，只是「見識」到人類心性之學的開端，尚未進入知行合一的「見地」境界。此所以「南門」（南老有教無類，無所謂門派之見，此乃勉強用之）特重實踐，行以求知之學。

南老師身教言傳

大約一九八二年的春天，由於曾讀過南老師的書，聽說周勳男先生與老師認識很久，就在周兄的引見下初識南師。當時我在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擔任理論工作。由於八〇年代的臺灣，剛剛經過七〇年代的倒楣運：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中間復歷經兩次石油危機和若干國家的斷交，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六年蔣介石和毛澤東又相繼去世，兩岸形勢的變化，都在默默進行中。

一九八〇年代是世界各國都在變動的時代，由於中華民國與美國已斷交，蔣經國雖領導臺灣自立自強，無奈文化底子薄。一九七九年臺灣歷經三十年

相對偏安之局，進入亞洲四小龍之首，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時，臺灣的美元外匯存底排名世界第二。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雖已屆十年，卻還在五名之外。八〇年代初，出現了劉家昌製作的〈中華民國頌〉，充滿大中國的憧憬；而鄧麗君的歌曲也開始登陸，但仍被一些頑固的人視為靡靡之音。

我就在這樣一個迷惘的年代，認識了南老師。當時只知他在臺北信義路的復青大廈，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訪客，王昇說南老師那兒是「人民公社」，各路人馬常來常往，或來聽課，或來聽南老師講古今中外的事，的確受益匪淺。當時南老師下午正在講「中國文化大系」，晚上講《楞嚴經》，聽課者只付一些場地清潔費。

南老師授課有教無類，幽默風趣，他不走學院派的老路，獨樹一幟，因材施教。他除了講經說法，還會關心你的身心健康。

八〇年代初，老師給不少黨政軍要人開課講《左傳》等，但竟引起某些人的疑慮，稱南老師為「新政學系領袖」。南老師終於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五

日離開臺灣，前往美國，落腳華府，恰與美國的 FBI 為鄰。

八〇年代上半期，英美兩國開始新經濟政策，鬆綁銀行貸款，企圖鼓勵企業家投資創業，創造就業機會。不料，投資者卻有趣於投資華爾街的股票市場，無趣於真正的企業投資，終於種下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危機的遠因。當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把金融海嘯之責歸於八〇年代的雷根政策。

在八〇年代初期，臺灣青年尋找思想出路，開始流行新馬克斯主義；中國大陸青年，則在尋找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

海峽這邊的臺灣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心性之學尚缺信心，在日漸富裕下，政治反對派只知要爭取言論自由，早日開放黨禁、報禁，卻昧於文化尚不成熟，一旦他律鬆綁，卻無自律的涵養，造成的後遺症不容小覷，迄今仍然難治。

而中國大陸，卻因「文革」而打壓孔孟心性之學，改革開放後，年輕人只看到美國表面繁榮富足的一面，卻未體會孔孟心性之學，不是唯心唯物二元概念可以分析理解的東西；只羨慕美國表面上的繁榮富足，卻不能認知到

後來可能造成金融海嘯的危機。中國自鴉片戰爭後一百多年來，為救亡圖存，只知求實用地、快速地解除危機，卻無一套長治久安的文化策略。迄今仍是如此，作中國夢，很需要深度和廣度的論述。

南老師的心性之學，是治國長治久安之策。試看二戰結束後，從凱因思的經濟政策，到八〇年代海耶克的自由政策，人類的經濟前景陷於一片迷惘。經濟問題已非經濟政策所能解，這是涉及人類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而且是一複雜的系統工程。所謂心性之學，乃是基於人類除了實用科技之學外，必須面對的社會規範之學，這就是孔孟禮治優於法治之論，禮治能使人「有恥且格」，不像法治僅使「民免而無恥」。現代人幾乎已無羞恥感，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只顧自己生命的存在活動，盲然於如何與他人互動，更不知真實的情感是何物。

南老師的心性之學，教人從日常生活的起心動念開始。像斯米克集團的李慈雄，在台大電機系二年級時，在南老師那兒打工並掃廁所，南師並告訴他杯子要如何洗，才會洗淨杯口的唇印。

當年我寄贈南老師《新馬克斯主義座談紀錄》時，不久就收到他的來信，表示收到並致謝意。南老師旅居香港時，有一次曾說，要介紹我認識幾位大陸的大學校長，我以為南老師只是輕鬆地說說而已，沒想到半年後，我又到香港去，南老師見到我，立即親筆寫了五張介紹信，真讓我震驚不已。世俗中人，有誰那樣「閒話一句」，仍然信守不渝？這幾年來的經驗，像寄贈一本好書送人，對方一點回應皆沒有，讓人覺得好像多此一舉。

這些事說明了，一個人的良知良能，本自俱足，不需要邏輯推理，你如果能將心比心，具足直觀的能力，自然會知道應有所回應。可現代人接受邏輯推理的能力愈來愈強，卻在一開始就丟棄了人與人之間那種「敏銳的直覺（仁）」（梁漱溟的用語），丟失了你那本具固有的良知良能，因而凡事從自我中心出發。反應快速的結果，言行舉止只不過是內心長期累積的「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投射，如何能與他人有效溝通呢？

南老師的心性之學可貴在此，他不在乎他人以嚴密的邏輯理論來罵他，許多批評他的人，亦不過是內心的「錯誤意識」，投射出來的言行舉止而已。

對心性之學沒有真參實修的人，出口即是「錯誤意識」的投射，所以南老師從來不予辯駁，現在筆者在此多言，若南老師在世，必笑我多此一舉。

南老師熱愛民族，關心中華文化的復興。在一九八八年旅居香港時，有一次我與舍弟瓊埻，路經香港去看老師，當時他說，尹衍樑先生請他出任光華基金會董事長，資助大陸青年學生讀書。後來北京大學也蓋了光華大樓，其他大學受益於光華獎學金者亦不計其數，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開花結果造福一個時代的青年，迄今仍然不輟。

南老師的事功豈僅這一點點？他在臺灣時已啟人無數，致力於延續中華文化的命脈。在美國時，他誠懇地告訴美國特務：「七分為中國，三分為美國」，贏得美國特務的敬重。

南老師在一九八七年，寫了一信嚴厲責備我，教導我趕快覺悟，我立即回信，懺悔過失。後來在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左右，南老師要我到華府走一趟，並贈五百美金機票費用。

我記得當日一下飛機，到達南老師住所後，休息一會兒，他即邀我政大

政研所博士班肄業的學長張炳文作陪，親自教我打坐與數息觀四十分鐘。我們在華府停留兩夜三天，觀看《濟公活佛》錄影帶（當時尚未有光碟）。回德州 Austin 前，南老師在門口要親自教我一個咒語，我正嚴肅地洗耳恭聽時，他老人家親口傳授：「要多拍馬屁。」我頓時恍然大悟。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月底南老師遷居香港，我在華府時，竟然一點動靜皆不知，南師的行事作風巧妙有如此者。

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我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四月初返台時，南老師有兩句話，要我請蘇志誠轉達李登輝：「一是少說話有利，多說不利；二是無為而治有利，有為不利。」事後觀之，李登輝全然違背南老師的建議。後來李登輝託南老師的有關兩岸密使事件，亦不了了之，南老師十分失望，後來送筆者墨寶，上書清張船山句：

今古茫茫貉一丘　功名常笑爛羊頭
戲拈銀筆傳高士　醉擲金貂上酒樓

未老已沾秋氣味　有生如被夢勾留
此身可是無仙骨　石火光中鬧不休

老師的墨寶，灑脫有仙氣，我視如無價珍寶，亦真實體會到他對兩岸關係的關懷與無奈。至於後來南老師移居上海，二〇〇六年後常住太湖大學堂，往來賓客中，看熱鬧、搶拍與南師合照者眾，眾生相自然如此。亦所以見孔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誠不我欺，從此深深體會到，南老師是如何的無可奈何了。

心性之學方法論的基礎與初探

南懷瑾老師的心性之學，遠邁王陽明的心性之學，直接孔孟的心性本體。他在評論王陽明四句教的矛盾中說：王陽明的四句教，在哲學上叫三元論，不是一元論的本體了，那就成了問題。（南懷瑾，1955：292）王陽明的四

句教如下：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南師認為這個心之體，是和「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不同。第二句的意之動，這個意是思想的作用，本體的功能發用後就是意志，這時候就有善有惡，如果本體是無善無惡，沒有善惡的種子，何以本體起用後，卻有了意志而有善有惡呢？第三句的知性也是本體功能所發，既然心之體是無善無惡，何以本體所發的良知，卻能知善知惡呢？南老師認為，只有第四句是對的，也就不予批評了。

南懷瑾老師認為佛家的明心見性，道家的修心煉性，儒家的存心養性，這些都與腦的科學有關，與認知科學、生命科學接軌。（2012：138）讀者或可參看《念力的秘密》（McTaggart，梁永安譯，2008）和《念力》（2012）

兩本書。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修心養性之論，及孔子提出「仁」的理念，非是經驗現象的概念，亦非簡單的「仁者愛人」之論。孔子所謂的「仁」，整個生命通體是悱惻之感的憂患意識，是梁漱溟所謂的「敏銳的直覺」，即自家生命與其外在的事事物物，具有一種敏銳的感應，而發出恰當的、合乎中庸之道的適當響應，即是仁者，亦是智者。這種智附屬於仁，開啟了中國文化的道德價值體系，也使當代所謂的科學意義，未能有效的撐開，此點為唐君毅和牟宗三兩人的哲學著作中所用心的力作。

不過，中國的心性之學，必須在實際的行為體驗中，求默會或證悟其本來具足的面目，其默會所知超過語言文字論述之外，誠如科學哲學大師Michael Polanyi在其《個人知識》（Personal Knowledge,1966）一書中所說：「吾人所能知者，超過所能言說者」（We can know more than what we can tell.）。這種知識，現在叫「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自

九〇年代起，進入知識經濟時代，這種「默會知識」成為企業競爭力的主要來源。

南老師的心性之學，與唐牟兩人，乃至於與熊十力等人所走的路線不同，他融會貫通儒釋道的一套修行法則和程式，重視真參實修的功夫，不強調邏輯推理的方法（當然也沒有排斥的必要），所以他的著作，句句是生命體驗的真實流露。他不在乎他人從學術上，或理論邏輯上對他的著作批評，因為他們的所言所行是「知行分離」的，與心性之學的全體大用毫不相干，所以沒必要去辯駁，以免浪費時間和生命精神。

南師心性之學，越過清朝將近三百年的考據之學，他並不滿意朱熹等人的宋明理學，在他所著的《原本大學微言》中，對儒家的修行功夫與方法，提出獨特的見地，並據此而有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評語。讀者若據此再與南師早期所著《禪海蠡測》，及《如何修證佛法》、《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等書合參，必能逐漸摸索出他的一套修行法則出來。不過還是那句話：不能沉迷於文字上的邏輯推理，指東說西，反而走上心性之學的歧路。至於怎樣正

確看待南師的心性之學，這在科學哲學上有下列三點說明：

一、**注意孔恩（Thomas Kuhn）所謂「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的意義**：孔恩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1962/1970）一書，花了十五年的時間完成此一巨著。當他在哈佛大學修讀科學史博士生時，有一次為了準備受邀演講內容，詳讀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無論怎麼看都看不懂，甚至認為滿紙荒唐言。於是孔恩發出疑問，何以開創西方文明三巨頭之一的亞里斯多德，有此荒唐言論？經此一問，多年後才恍然大悟，只要轉換世界觀，或觀察的方式（Way of Thinking），就能將過去視為荒唐者，突然變成條理井然，前後一貫的體系。孔恩從此寫出《科學革命的結構》這一本劃時代的巨著，流傳至今或將永垂不朽。

孔恩指出科學革命的過程是如下的一種流程：

P1 → Normal Science → Anormality → Revolution → P2

假定P1是牛頓物理學典範，其世界觀，即觀察世界的方式是「時空絕對論」、「唯物論」與「直線思維」。如此這般的觀察方式，形成了所謂的常態科學，成為教科書的來源。當科學愈進步，研究員發現愈多物理現象，難以常態科學的觀點解釋；當無法解釋的異例愈來愈多時，就發生了「典範革命」。在典範革命時期，百家爭鳴，莫衷一是，直到新的典範出現。在此假定P2是愛因斯坦典範，從此觀察世界的方式變了：「時空相對論」、「心物一元論」、「非線性思維」，成為常態科學的主流。

由此可意會者，南師突破中國文化傳統的常態科學觀點，走一條中國原生文化本來具足的心性之學。經孔孟承繼道統，又經宋明理學家的歧出和清朝的扭曲，直至近人唐牟兩人的學術貢獻，我們後人也要肯定其應有的價值，但更要尊重南老所走另一條以實參修證為主軸的，非學術亦學術的道路。南老師致力於恢復中國傳統的道學或心性之學，開啟了新時代學術文化的新典範。

二、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具有更多更豐富的內容，當代人不可輕易地以有限的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隨意否定：前述 Michael Polanyi 認為這種默會知識，比外顯知識內容更多更精彩，因為難以言說表述，故又稱為「個人知識」，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與「內隱知識」（Implicit Knowledge）不同，後者是一種可說但不願說的知識。

無法用語言文字表述的知識叫「默會知識」，這種知識，在五六十年代仍流行但快衰退的邏輯實證論中，異軍突起。當時那些仍受邏輯實證論典範影響者，必責默會知識為荒唐無知。好比如果你以邏輯的、感官實證的角度，來貶抑南懷瑾老師的著作，但南老師風度瀟灑，他絕不與你辯論，說不定他還與你化敵為友。凡例甚多，大陸一位搞哲學的企業家即為一顯例。

其實，「默會知識」在中國傳統原生文化中，隨處可見可知。古人說：「言有盡，意無窮」，《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最後他仍要說，那些都是文字般若，而非實相般若。南老師生前曾叮囑我，《莊子》一書要看百千萬遍。《莊子》書中曾比喻說，凡語言文字所能表述者，皆為糟粕，而真正的精華，是無法用語言文字表達的。儒釋道都同此一理，讀書能悟此理定有收穫。

如果有人指出文章該當如何批註，如何考據方為嚴謹，我亦將學南老師，謝謝你的指教，但重點是你要悟出文字外的理，才是正辦。深受邏輯實證論影響者，必須早日拋棄其世界觀，才能進入南師所開創的新典範，即孔孟原生文化的心性之學，才能悟知九〇年代知識經濟時代來臨，「默會知識」才是企業競爭的實力來源。

三、理性思考的直線關係與直觀智慧的非線性生態體悟：現代物理學和東方神秘主義思想一樣，必須處理「實在」的非感覺經驗（Capra,1985：51），這種感覺經驗，往往不是理性思維所能發

生功效的。愈是嚴謹的數學語言，愈失去其描繪「實在」的彈性。因此，「概念」、「型模」、「理論」，只能近似地描述「實在」，成為一種地圖，而非真正的地形形狀。對於地形彎彎曲曲的形狀，仍有賴於曖昧的語言，以保持若干程度的彈性，才能有效地接近「實在」。甚至於有時候，必須拋棄語言，或概念的理性思維活動，讓直觀的活動，突然產生有創造性的慧見（insight）。而理性知識是一種抽象概念和符號的系統，也是一種直線的、序列的結構（linear,sequential structure）（Ibid,p.27），因此是有其限度的。相反的，生態體悟是宏觀把握，來自於非線性系統的直覺。

直觀洞識能力，在組織高層中具有相當重要性。位階較低者，愈需要也愈有可能在穩定的系統內，掌握少數的變數，而從事理性的分析；但在高階層者，因為當面臨各種複雜的、突發的危機，根本難以作出理性的分析，此時就需要直觀的智慧，當機立斷，宏觀地把握。同時，理性分析與直觀把握是互補的，兩者並不衝突。科

學哲學大師 Karl Popper 有幾本名著，其中之一即《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即可參證。

其實，行為的真參實修，即是培養直觀體悟的能力。南老師在指導禪坐時，再三叮嚀，放棄邏輯推理的思考，從數息觀中慢慢培養直觀的能力。所謂直觀能力，人人本自具足於心性中。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孔孟的心性之學，從仁、義、禮、智內在本心中，開啟道德價值之源，成為禮治的基礎，使人有恥且格，這是當前社會因技術理性過度膨脹的結果，失去人際互動的真誠往來，所以難以建立「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因而在政治與經濟場域，形成爾虞我

詐的氛圍。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只停留在短期的實用境界中，非長治久安之道也。

茲再舉一例，以明西方邏輯推理之細膩，與中國直觀智慧的全局把握，二者各有所長，但絕不可以西方邏輯推理之便，隨便否定直觀智慧全局把握的心得。吾人應知：「平常心就是道」，有境界者聞之即悟，有道者曖曖內含光，用不著將自己的生命工具化，去追求「出類拔萃」的風頭；可漸悟者，必須一步一步推理，而得出結論。試以學開車為例：

第一階段叫「無意識的無能」（Unconscious Incompetence），此時對自己不會開車，認為無所謂，即為無意識的無能。

第二階段叫「有意識的無能」（Conscious Incompetence），此時因受外界的刺激，而警覺到不會開車這種無能，是一種損失，這時想學開車的意識，成為訓練需求的開始。

第三階段叫「有意識的有能」（Conscious Competence），此時因參加駕駛訓練而獲得駕照，驟然有興奮之情。雖已會開車，但仍有興奮之情，

以致開車可能誤事。

第四階段叫「無意識的有能」（unconscious competence），此時將會開車視為稀鬆平常之事，而無意誇大。此時境界即達「平常心就是道」的境界。

《莊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即類似此四階段的分析。頭三年，庖丁停留在感官目視的階段，後來到了形而上的「神遇」階段，這就是前述已取得「默會知識」的境界。到此境界，語言或邏輯的分析，已屬多餘的事，得到形而上的神遇或「默會知識」，也難以言說，只好叫你參，行以求之或行以知之，局外人的謾罵與讚揚，皆身外之物，與我何干？

以上三方面，均涉及科學、哲學的嚴肅問題，吾人不能以當今常態科學的角度，隨便評論。南懷瑾老師生前，非常重視當前腦神經與認知科學的發展，他認為，科學的發展，將朝向與儒釋道心性之學相通的方向融會貫通。尤其是佛法「心能轉物」的科學發展，將對人類深有啟發。世界知名的管理學家彼得・聖吉（Peter Senge）有所謂的「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在他追隨南師學習禪定的十五年之中，亦對此一看法深有體會。

南懷瑾老師在中國文化史上將來可能的地位

我之所以寫作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替南老師辯護，我知道他老人家不在乎這些累贅的身外之物，他要我看《莊子》百千萬遍，早就看透我的思維傾向（mindset），須以莊子思想來調劑之。我雖然只看了兩遍，果然受益匪淺。我還發現一九七七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Ilya Prigogine 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Order out of Chaos》一書提出，新的自然正在形成，與《莊子・天運篇》相通（1984・P.22）。

《莊子》：「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又說：「外重者內拙」、「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這些話與《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道理相通。儒釋道三家著重點或有不同，心性修行工夫或簡要或細密，亦各有不同，然同樣重視誠意正心修身之學。

近三百年來的西方牛頓物理學典範的世界觀，為愛因斯坦的典範所取代，

從量子理論的心物一元論，取代了唯物論。二十一世紀科學的發展，又掀起心能轉物的研究趨勢，則吾國心性之學，當有重振的一天，以挽救技術理性過度膨脹的時代文化。誠如陳寅恪所說：「華夏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的原生文化，是為中國文化的第一波文明，以孔子集大成。第二波文明，儒學兼吸釋道而形成宋明理學，但與孔孟之學有所偏離，所以南老師親寫《原本大學微言》，釐清一些觀念。第三波文明，乃對西方盛世文明的消融貫通，並吸納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不過，沒有復興中國傳統的道學或心性之學，人際間互動的真誠，難以樹立；沒有心性之學的基礎，人的自利與欲望，也難以使經濟與環保相互協調。

因此，第三波的中國文明，必須恢復孔孟的心性之學，除了一般哲學或學術的疏通之外，最重要者，當屬修證體悟孔孟心性之學，融合儒釋道三家的精華，行以求知，則南懷瑾老師所開拓的文化新境界與修行功夫，將更值得現代與未來的治國者與修道者重視。

參考書目

南懷瑾——

- 1955/1973/1978/1980《**禪海蠡測**》臺北：老古公司。
- 2012《**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下 臺北：老古公司。
- 1989《**如何修證佛法**》臺北：老古公司。
- 1992/1996《**金剛經說甚麼**》臺北：老古公司。
- 2008《**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臺北：老古公司。
- 2009《**原本大學微言**》上／下冊 臺北：老古公司。

吳瓊恩——

- 2005《**行政學的範圍與方法**》2nd ed. 臺北：五南公司。
- 2011《**行政學**》4nd ed. 臺北：三民書局。

- Capra,Fritjof.1985. **The Tao of Physics:An Exploration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2nd ed.）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 Kuhn,Thomas S.1962/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d.,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Taggart,Lynne 梁永安譯 2008 **《念力的秘密：啟動自己的內在力量》**（**The Intention Experiment:Using Your Thoughts to Change Your Life and the World**,2007）
- Popper,Karl R. 1968.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